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(10&ZD104)

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項目首席專家、主編 戴建國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



全宋筆記

第八編 四

大象出版社

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李裕民

項目首席專家、主編 戴建國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

編纂委員會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

王劉純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

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目 錄

東谷所見	李之彥撰	一
閑窗括異志	魯應龍撰	二三
鼠璞	戴埴撰	四七
養疴漫筆	趙潛撰	一一一
東洲几上語	施清臣撰	一二三
東洲枕上語	施清臣撰	一三五
潁川語小	陳昉撰	一四七
佩韋齋輯聞	俞德鄰撰	一八一
野服考	方鳳撰	二三三
金華遊錄	方鳳撰	二四一
隨隱漫錄	陳世崇撰	二五五

◎李之彦撰

東谷所見

儲玲玲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東谷所見》一卷，李之彥撰。李之彥，温州永嘉人，號東谷。據書中有「今年六十有八」及自序記「咸淳戊辰小春」，作者晚年正處南宋度宗時。又其書中自述「遊湖海四五十年，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，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」，身份實一老塾師。

本書凡三十則，各有標目，雖內容不多，但如科舉、獄訟、理學、名利、教育、交友等都有涉及，實為作者觸事動心，據所見任意迅筆，憤世嫉俗之語。由此可見當時政治狀況及處士的心態。

本次整理，以景刊宋咸淳《百川學海》本為底本，校以《說郭》（宛委山堂、商務印書館）本與清道光《學海類編》本（題作《東谷隨筆》）。書前自序據《說郭》本輯錄。

序

余閒居兀坐，觸事動心，據所見隨錄。友朋目之，屢請刊行不可辭。然任意迅筆，肆言無忌，余所見與人所見未必盡合也，有見喜亦有見而怒，知我罪我，其惟此見乎！咸淳戊辰小春，永嘉東谷李之彥自序。

先壠

人子之於親，苟虧生事之禮，雖葬與祭致其力，何足以言孝？故曰：祭之厚，不如養之薄。吾鄉多於至節、歲節、清明詣墳所。半載餘，寘其親於荒墟，已爲非禮。乘祭之後，大率與兄弟、妻子、親戚、契交放情遊覽，盡歡而歸。至節、歲節非掃松也，祇賞梅耳；清明非省墓也，祇踏青耳。然則人子何以處此，當揆之於心，平日稍能孝養，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。若孝養有虧，即當收斂酒饌返舍，潛自剋責，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，大獲譴於造物。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兩句云：「祿不及親，飽妻孥而何益？」遂耦其兩句：「忠未報國，對師友以多慚。」

壽命福德

「願我壽命長，常行一切善；願我福德盛，普濟一切人。」此語恐未爲的。論人之念，慮一正，則萬善可觸類而通；行一善，則萬善皆萌蘖於此。若必待壽命長而後行一

切善，則壽命不長，一切善必不行矣。顏子如之何而造道耶？此兩句猶庶幾，如下兩句則有大不然者。「願我福德盛，普濟一切人。」則是我獨富足，人多窘匱。我常得爲人之惠主，人皆仰我以周給。是誠何心哉！余欲改此兩句曰「願人福德盛，不待我普濟」。

殺人欠債

諺有之：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」理也。近世豪家巨室，威力使令逼人致死，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。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，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。由此觀之，乃是「殺人還錢，欠債償命」。

異端

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，排斥異端。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、澇、凶、荒，非黃冠設醮，則浮屠禮懺。平日排斥異端，至此則倚仗異端。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？切所未喻。

簡翰

每見近日簡翰，動輒端拜稟、百拜稟申、皇懼僭躐、九頓百拜。稟申有官君子趨事長官，則有狀申劄。申如申縣、申州、申監司、申朝省之類。吾輩家尋常書問往來，何必用

「申」字？又有所謂加拜申稟，尤爲可咲。先王制禮，無過不及。拜豈可加也哉？昔韓昌黎《上宰相書》只寫「再拜」。本朝前輩簡翰或再拜、或頓首。昌黎諸公豈傲世者？正以禮不可過也。今之端拜、肅拜、加拜、百拜，又有覆帖申，待平交如此，事君父當如何？其勢必千拜、萬拜可也。且如奏疏，亦只忱惶忱懼、頓首頓首而已。何嘗百拜？何嘗九頓？吾不知習俗所尚果誠實耶？抑虛僞耶？果謙遜耶？抑諂媚耶？因有一說。往年楊慈湖先生守吾邦，嘗作一書付局兵，令急出關。未幾遣人追回。吏輩將謂書有錯誤。局兵至，慈湖取書寘中堂几上，焚香再拜畢，復付之。蓋爲書中寫頓首、再拜上覆，偶遺忘不及拜，必拜然後遣。若加拜、百拜者，皆如慈湖用心，此等書一日能寫得幾封？今簡翰只寫再拜，或頓首，乃見古人相與之意。

物價

物價騰踊，甚之甚矣。若得人人同心，事事節損，皆務儉素，不尚侈靡，則物價亦可漸平。室廬惟取容膝，則木石等類自不可得而貴；衣服惟取蔽體，則羅綺文繡自不可得而貴；飲食惟取充腹，則美味珍品自不可得而貴；器具惟取適用，則珍奇精巧自不可得而貴。以至非泛不切，微末細瑣，人家可省則省，則物價亦有漸平之理。柰何風俗好奢，人情好勝。競尚華居，競服靡衣，競嗜珍饌，競用美器。豪家巨族固宜嚮用，小夫賤隸卒

富暴貴，豈惟效尤，又且過之。或先期予人以錢，後期取人之物，惟欲快吾之用度，一聽其邀價之高穹。如此，則物安得不貴？且如有物于此，我方以爲僅直十金，未幾人急欲得之，雖倍其直不靳，又爭欲得之，更倍其直亦不靳，不遏踊貴之流，反煽踊貴之焰。如此，則物安得不貴？甚可慮者，一日復貴一日，一年復貴一年，將若之何，其勢必至於此。吾故謂不必咎物價之踊貴，但當咎風俗之侈靡。轉移風俗，豈無其道耶？又豈無其術耶？林野老拙，不敢深言。

養子

知子莫若父。當年少時，觀其讀書之利鈍，行事之醇疵，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。使其賢耶，他日自能成立，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，而損賢者之志也；使其不肖耶，他日必致敗壞，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，而益不肖之過也。縱不免儲蓄，以爲憑藉之計，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。世廼有明見其子之不肖，猶挾兔狡而規利，逞鼠技以貽謀。殊不知一傳而傾覆，有不待其父之瞑目，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。吁！有此豚犬，枉作馬牛。

招師

招師教子弟，正望其成人克紹，實非細事不可忽也。中產之家，師席固不當需索。富貴之家，何待師席之需索？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。每見富貴者，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，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？寵姬辦首飾則甚易，子弟買書冊則甚難。蘭房用度必是周緻，書院缺典寘之不問。氣象如此，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。碩師有抱負、有見識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。庸師無學問，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。庸師固棲身之謀，一年復留一年；子弟乏開導之益，一日昏鈍一日。及其長也，塊然一物而已耳。

教導

嘗聞之先人曰：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，在京華待榜，因遊僧寺，廊廡有鬻相者，遂扣之。相者曰：「公骨相寒苦，縱才高班、馬，文過韓、柳，亦不能成名。」士子不信，揭榜果黜。再往問：「我之終身果何如？」相者曰：「以公之骨相，豈敢相許？若於功名用心之切，莫若種大陰德，恐可以回造化。」士子歸途心口自語：我居窮迫貧，濟人利物事安能爲之？何以種陰德？徐而思之：我平日常假館，每見爲師席者多誤人家子弟。我從今只留心教導，以此種德。後三年，復預計偕赴省，復愜意。尋寺中相者尚在，一揖問

【一】
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束脩多寡貳吾心 「束」原作「吏」，據《說郛》（宛委山堂本）改。

相者曰：「公丰神照人，定應榮達。」士子曰：「我赴省待榜。」相者曰：「高中無疑。」揭榜果然。士子往謝之，曰：「何汝向者拒我之峻，今日許我之確耶？」相者曰：「某不記公風采。」士子歷述前事。相者曰：「公形骨俱換矣。」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，宜造物之默相也。余遊湖海四五十年，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，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，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束脩多寡貳吾心【一】，此語可以對越。但寸名不就，身計茫然，靜坐反思，得非生平五典不飭，百行有虧，造物特以摧敗困踣罰之耶？今年六十有八，肢體康健，耳目聰明，飲啗自若，百病不侵。意者教導一節亦有可取，造物姑壽之耶？余不敢自恕，但當自警。然見近時教童蒙者，《語》、《孟》句讀亦多錯舛，教作文者，只謄公本，蔑有新功，誤人子弟，寧逃陰譴！甚而花街柳陌，師生同遊，嗜利下流，靡所不至。其間有不孝不悌、不友不恭，曾未聞一言糾其過。徒於小廉曲謹，腐爛時文，以此稱功。盍亦即赴省士子事思之，前輩謂不究心教導，所得束脩與受贓同。此言甚當。

勸學文

《勸學文》曰：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。」又曰：「賣金買書讀，讀書買金易。」自斯言一入于胷中，未得志之時，已萌貪饕；既得志之後，恣其掊克，惟以金多爲榮，不以行穢爲辱。屢玷白簡，恬然自如；雖有清議，寘之不卹。然司白簡持清議者，又未必非若而人也。

毋恠乎玩視典憲爲具文，一切寘廉恥於掃地，氣習日勝，若根天真，惟知肥家庇族而已，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。得非蔽錮於《勸學文》而然耶？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，亦不可不歸咎於《勸學文》，有以誤之也。

富貴貧賤

貧賤不如富貴耶？抑富貴不如貧賤耶？人莫急於溫飽。靡衣華飾固美矣，然補破遮寒，其爲溫則一也。甘味盛饌亦佳矣，然糲食充饑，其爲飽則一也。溫飽之餘，何必羨富貴哉？彼委積愈厚，鞭笞愈切，鬚鬢愈白，計慮愈深。第宅田園，器用服飾，曷嘗見其厭足？爲子計，又爲孫計，惟恐其不克紹。日間飲膳失期會，夜亦不能甘寢。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。肥甘沈湎乃致疾之媒，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，動由順境，難禁摧挫，少不如意，或飲氣嘔血而暴亡。素處豢養，不耐風霜，稍有感觸，雖良藥有所不能療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。損人致富，召怨實多。或有意外，懷璧其罪，水火盜賊，刑禍戮辱，其終必不能免。官爵雖高，冰山亦險。菹醢烹戮，載在史冊者不可枚數。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。富貴者勞苦，貧賤者清閒；富貴者脆弱，貧賤者堅固；富貴者驚危，貧賤者安泰。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？吁！富貴而傲忽貧賤，惑之甚也！貧賤而諂諛富貴，惑之尤甚也！

錢

「半輪殘月掩塵埃，依稀猶有開元字。想見清光未破時，買盡人間不平事。」古人詠錢如此。以余觀之，錢之爲錢，人所共愛，勢所必爭。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稔釁，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喪節，勞商遠賈以之而捐軀殞命，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。乍來乍去，倏貧倏富，其籠絡乎一世者，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。嘗熟視其形模，「金」旁着兩「戈」字，真殺人之物。而世人莫之悟也。吁！錢乎。錢乎。以我之貧，求汝活我而不可得，我固無奈汝何。以我之不貪，汝欲殺我而不可得，汝亦無奈我何。

名利

或問殷浩曰：「將泣官而夢棺，將得財而夢糞，何也？」浩對曰：「官本臭腐，故將泣官而夢尸；財本糞土，故將得財而夢穢。」世以爲知言。余因喜曰：余之不得名利者，是造物不以臭腐待我也。不以糞土予我也。出之於汙穢之途，而躋之於清高之境；脫之於鄙陋之地，而措之於道義之域。拜造物之賜多矣。世人名利稍不得志，輒起怨尤，何其蠢哉。

朋友

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友之者，友其德也。當親密之時，握手論心，必使君臣、父子之倫，兄弟、夫婦之倫，粹然一出於正，此交友第一義也。夫何世變日薄，友道掃地，惟酒饌追隨，有無周濟，穢言相譁，術數相勝，於是規圖便利，諂諛取容，此妾婦耳，非友也。啗以濡沫，甘效奔走，此奴隸耳，非友也。惟恐少有撓拂而取疎遠，故隨事苟徇而覬親密。乘其父子之睚眦，即導之以不慈不孝；乘其兄弟之閼牆，即導之以不友不恭；乘其夫婦之反目，即導之以不琴瑟。謬引古今，眩亂是非，指鹿爲馬，野鳥爲鸞，皆此等輩也。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，必浩然而去。所友者惟小人，抑亦何所不至哉？

故舊

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世俗薄，故舊衰。平日同筆硯、同出處、同貧賤、同患難，相與相愛，不啻骨肉，一旦得志，有若路人。吁！犬不忘家，燕尋故壘，彼既犬燕之不若，亦何足責。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爲憾，此特不能理遣耳。理遣宜如何？曰：譬似當初不相識。